



回乡下看月亮

□石朋庆

总想回到乡下,去看久违的月亮。最初,我对月亮的认知来源于母亲。那时,父亲在城里工作,母亲在乡下务农,别看她瘦小羸弱,也和村里的男子汉一样干农活。记得有一年秋收,母亲带着我挖红薯,一直到天黑。那天晚上,月亮从对面的山上悄悄爬上来,月光铺满山坡,那景象美极了。收工时,母亲挑红薯回村的时候,生怕我累了,又让我蹲在装着红薯的箩筐里,把我挑回家。

这个时候,我就会指着月亮,吵着要母亲讲嫦娥与玉兔的故事。母亲连忙制止我,让我不要用手指月亮,她说,等你睡着了,月亮会来割你耳朵的。我连忙把手缩了回来,生怕月亮真来割我的耳朵。

那晚,母亲一路上还给我唱起了“月亮走,我也走,我给月亮提花篮”的童谣。

母亲还会即席给我讲一些跟月亮有关的基本常识,譬如“月亮生毛,大雨滔滔”,这种生动形象的农谚,用来预报天气下雨的信息,准确率不亚于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。

长大后,我读到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:“……江畔何人初见月?江月何年初照人?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……”我被这首诗的美感所震撼,并且产生疑问:这轮江月,是不是当年我看到的那轮山月呢?

后来我才慢慢感悟到,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月亮。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叫《城里的月光》,唱的是城里年轻人,为了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而终日劳碌奔波,到了夜晚,才有闲暇把美好的情感对着一轮明月倾诉。这首歌曲引起了广泛的共鸣。但这终究是年轻人的心曲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,总是想看看故乡的月亮如今变成什么样了,当年乡下见过的那种宁静而皎洁的月亮在哪里呢?

在城里生活了这么多年,时间越长,就越是想念儿时乡下的月亮。故乡的月亮已经深深镶嵌在我的心里,我知道,这月亮是母亲用她的精神和力量为我制造的一个神话。尽管母亲已经离开了我多年,但当年我看到的那轮明月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。

前几年,迁移母亲墓地时,我专程回去了一趟。家乡的这条山路几乎没有有什么变化,只是这片山坡上再也没有了红薯。值得欣慰的是,每到月圆的时候,一定会有一轮山月照亮整个山坡。

每逢中秋倍思亲,在这个月朗星稀的夜晚,我决定要回乡下去看月亮。那轮月亮就是母亲的身影,就是儿时的童谣,她承载着童年美好的梦想,也是我挥之不去的对母亲对家乡的思念。

我深信,世上没有哪一轮月亮能比故乡的月亮更圆更明更亮。

父亲送来“土月饼”

□李燕翔

周日一大早,老父亲拎着一兜母亲蒸制的“土月饼”从农村老家进城来了。

记忆中,老爷爷、老奶奶常夸母亲蒸制的“土月饼”好看又好吃。你别说,蒸制“土月饼”还真是个技术活:首先头一天下午就要将豆沙、枣泥、红白糖备好。吃过晚饭,用温水和好面放在灶台上“发面”一晚上。第二天早晨面盆里泛出一股微酸细甜的气味。吃过早饭,母亲将豆沙、枣泥、红白糖分盛在几个小碗里,把面从面盆里挖出来,撒上千面揉得粉白光亮,分成大小均等的面团排列整齐。奶奶和母亲将面团包上不同的馅料,捏制成方形、菱形、圆形、椭圆形的多种多样的“土月饼”。父亲用旺火蒸制八分熟就停火,再焖上一小会儿“土月饼”就出锅了,趁热咬一口,软黏香甜烫得直咧嘴。

看着桌上父亲带来的那一大兜子“土月饼”,妻子对父亲嘟囔道:“您都这么大的年纪啦,为这几个‘土月饼’来回折腾一趟,值得吗?”我决定劝父亲明年别再干这“赔本的买卖”了。

吃过晚饭,趁着父亲和儿子在里屋嬉闹,我凑上前委婉地说:“您也看到了,他们都不稀罕吃这个‘土月饼’,明年您千万别再送啦。您都这么大岁数了,又这么远来

回折腾,路上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……”

父亲低着头抖动着手点了一根烟声音哽咽道:“一进八月,你娘就念叨着给你蒸‘土月饼’……你还记得不?你三岁那年八月初十,二虎来咱家找你玩,他手里捧着‘土月饼’吃,你哭闹着也要吃‘土月饼’,咱家里没面给你蒸,为这个你娘她偷偷哭了大半夜……我也知道城里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有,可再多再好也没有你娘给你蒸的‘土月饼’啊”。

明亮刺眼的灯光下,突然发现父亲这几年苍老了许多,我不禁眼眶发酸喉头发紧,转身倒了杯热茶放到父亲手边:“往后这‘土月饼’您就别过来送啦,反正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,让咱们村来城里的人捎过来就行了。”父亲掐灭手指间的烟头重重地叹了口气:“傻孩子!老人的心思你就是不懂,我们来送‘土月饼’是个幌子,是想你和孩子呀,你娘天天催着要来看看你们呀!”

我正陪着父亲说话,忽然听见身后一声异响,扭头望去,见妻子扶着半开的推拉门红了眼眶:“爸,妈蒸的‘土月饼’好吃……我愿吃它一辈子。放了假我就带着孩子回老家过中秋节去……”



养月亮

□悦悦

养月亮,有场所之分。

有人把月亮养在树梢头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一个人或两个人,各有不同的情调;不论圆月还是残月,都有别样风情。

有人把月亮养在泉水里。抬头望月,树梢之月,远在天边;低头观月,水中之月,近在咫尺。

也有的人,把月亮养在了记忆里。谁的记忆里,没有一条长长的窄窄的月光铺就的小路?养在记忆中的月亮,风情各异,有融进泪水的冰冷月光,也不乏照亮笑靥的柔和月色。

养月亮,也有人数之分。

一个人养月亮,养出的月光是清冷而明晰的。人在俗世中翻滚,总得有那么一些时刻,抛开伪装的笑容与言不由衷的话,一个人静静养一轮月亮。这样的月亮,能让人在疲惫之余,突然有了一种耳目一新的舒畅。月光清凉,人心光亮,那些积累的尘埃就这样被月光一扫而净。

两个人养月亮,月光是温暖的。能携手观月的人,大抵已没有多么热烈的心境。正如彼此之间的感情,平平淡淡,却如月光一般蕴含着细水长流的韵味。

几个人养月亮,月光是热闹的同道知己,或者是相偎相依的一家老小。一盏月光,落在夜色里,将几颗心一一点亮。这样的月亮,少了清冷,多了热烈。

养月亮,亦有姿态之别。

抱膝观月,养出的月亮能唤醒童真。很多人的童年里,都有着那么一轮明月,高挂天穹。稚童抱膝,或于田埂上,或于屋顶,童眼观月,脑中无尽遐思。哪怕日后长大成人,可这样的姿态仍可以让让人在一瞬间回到童年,体悟童真烂漫。

临窗望月,养出的月亮引人相思。一个人,推开一扇窗,望着空中的一轮明月,心中总不禁想起同沐于月光下的另一个人。月光漫漫,思念长长,哪怕天涯海角,但总能在窗前明月光的牵引下,将思念汇聚在一起。

倚门赏月,养出的月光能洗涤心尘。当一个人倚在门上,静静领略月光时,生活中的累累伤痕便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抛诸脑后。生活不易,但在门前月色的洗涤下,滤去了浮躁,留下了安宁。尘埃散尽,心中便只有清静与诗情。

养一轮月亮,观世间百态,养月亦是品生活。

月饼里的温情

□李琬凝

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馅。月饼自古就是中秋节的主角。在古代就有能工巧匠用特殊的模具制作出来各式各样精美的月饼,现在的月饼更是花样繁多,口味也是五花八门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的莲蓉蛋黄月饼,因为那里面有爱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,在八月十五的前几天,母亲总会买一盒老式的莲蓉蛋黄月饼,一个橘色方形的铁皮盒子里面有五块月饼,中间是一块大月饼,四个角分别是四块小月饼,每块月饼都用精美印花的纸包装好。盒子一打开,整个房间瞬间香味四溢,令人垂涎欲滴。中秋当天,父亲也会去市场买几斤新鲜的水果、瓜子等零食,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果盘里,提前把家里的电视调至可以观看中秋晚会的频道。到了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窗边的茶几桌前,一边聊着晚会的节目,一边等着母亲切分月饼。母亲会小心翼翼地

外面的包装纸撕开,然后用小刀划分成三块,并宠溺地把那块油滋滋,带着大块蛋黄的月饼分给我。细腻软糯的莲蓉混合着鸭蛋黄微微的咸味,甜而不腻,唇齿留香,直到把整盒月饼都吃完,这一年的中秋节才算过得圆满。

后来我去外地求学,每到中秋节,车站总是一票难求,索性就不回去了。到了中秋节晚上,母亲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吃月饼,怎么过的节。我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一边望着窗外的明月一边随口说,和同学在外面一起吃饭,吃过月饼了,不用挂念我……

大学毕业后,我选择回到家乡的城市工作,回到父母的身边,每到八月十五的晚上,我又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和父母围坐在一起,一边看晚会一边等着母亲切分月饼,和以前不同的是,我不再想吃那块带着大块鸭蛋黄的月饼了,因为我想把最好的留给他们。

光阴似箭,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仿佛一把时间的尺,每度过一个中秋节父母就偷偷衰老一点,直到母亲的脸上爬满了皱纹,而父亲的双鬓也已花白如雪。

转眼间,又快到今年的中秋节了,我要带着全家回去和父母团聚,一起看晚会,一起吃月饼,继续陪伴着他们度过这幸福难忘的节日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